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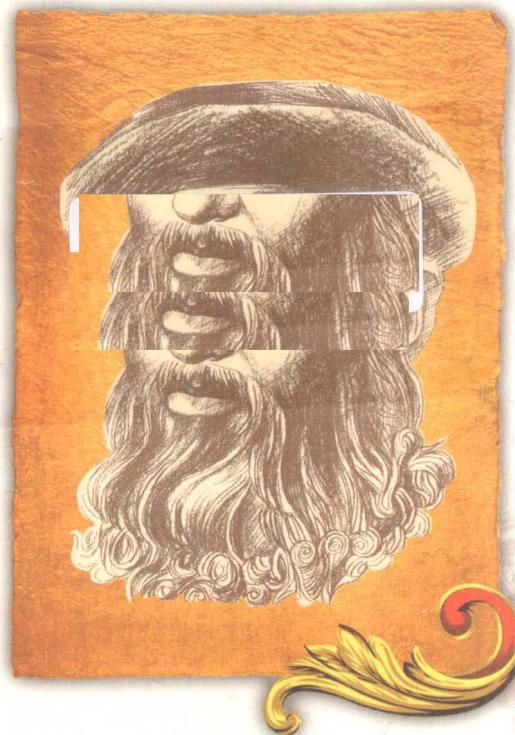
世界史纵览

Survey of World History

顾问 侯建新 / 主编 张乃和 张庆海

新旧世界的交汇：大航海时代

蔺志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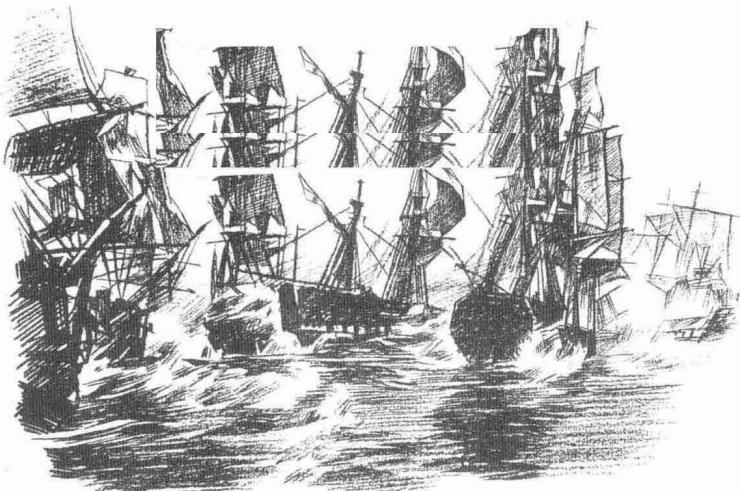


两百多年地理大发现的历史
欧洲人对黄金香料的向往
大航海家们的探险之路
新世界血与火的浩劫

长春出版社

A 世界史 纵览
Survey of World History

新旧世界的交汇：大航海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旧世界的交汇：大航海时代 / 薦志强著. —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1
(世界史纵览)
ISBN 978-7-5445-1149-0

I . 新... II . 薦... III . 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通俗读物
IV . D829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289 号

世界史纵览

新旧世界的交汇：大航海时代

著 者： 薦志强

责任编辑： 张耀民 程秀梅

封面设计： 徐力坚

版式设计： 王国擎

插图作者： 尹小光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http://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07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0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10-60292266

总序

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

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

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

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写在前面

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被称为“地球村”。

打开电视，新闻频道中，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正在国会发表演说推销他的改革计划，而他的祖母在非洲肯尼亚老家的生活也吸引着世界媒体的关注。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去世使全世界为之哀伤，而关于他的肤色由黑变白的争论，正是欧美社会族群之间微妙关系的一个缩影。

体育频道，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BA常规赛交战正酣，其中的大部分球员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的先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南美各国的足球运动员则在欧洲各大联赛中呼风唤雨，这些在全世界淘金的南美球员肤色各异，有白人，有黑人，但更多的是白人与印第安人或黑人混血的棕色人种。他们在欧洲并没有多少文化上的不适，因为其母语就是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

经济频道，中东的石油价格波动继续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而南美和澳洲的铁矿石价格，正成为亚太国家钢铁工业暗战的最前线。

似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互相关联，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胸怀全球貌似天经地义，我们甚至在探寻地球以外有没有失散的兄弟。然而，倒退五百年，世界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公元1500年以前，地球被大洋、高山或大漠隔为几个独立的世界，人类文明在相互封闭的小圈子里并行发展了数千年。欧亚

大陆的东西两端，人们也曾听说有对方的存在，但相互间的认识比我们今天对外星人的描述更离奇。欧洲人也知道非洲的大漠以南有人类活动，但他们认为那里的人们是脑袋长在腋窝底下的怪物。而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绵延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却完全不在所谓“旧世界”的视野中，那里是土著们的乐土，他们纯朴无邪，甚至有些懒散，但悠然自得地创造了几千年的辉煌文明。

在封闭的世界中，欧洲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人间的中心，而中国人自认为执掌着主宰“天下”的“中央帝国”（the Central Empire，有人译为the Middle Empire，显然并非中国人的本义）。远离各自文明中心的，便是蛮夷，是barbarians。不过，各方对待蛮夷的态度却有所不同：西欧人追捧丝绸和香料，因为它们是优质生活的必需品，也是能够带来暴利的稀缺之物；中国人则不屑于远道而来的奇技淫巧，郑和带回的长颈鹿被称为麒麟，以示万物皆为中华所固有。然而，无论是排斥还是垂涎，缺乏交流的生活确实单调得多，也艰难得多；无论欧洲还是东方，人们的食谱当中没有土豆、番茄、红薯，没有向日葵、花生、玉米，没有菠萝，甚至没有辣椒！所谓川人不怕辣、湘人怕不辣的传统，只不过是近一两百年的发明。金庸笔下的杨过曾看到“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玉米”，唯一的可能是这位大侠练就了一种绝世的武功——“时光交错”。五百年前，欧亚世界的小资们没有咖啡喝，也没有烟抽，更没有毒品泛滥。而在美洲大陆，土人们没有马牛可以驱使，也没有伤人的利剑，更没有枪炮可以便利地消灭同类。

打破这种格局的，是五百年前率先变革求新的欧洲人。先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接着是北欧的荷兰人、英国人，继而是法国人、俄国人。在财富和土地的诱惑下，数百年间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地探索、发现、占领、奴役，用血与火成就了世界的霸业。他们对所谓新世界的改造，他们与被奴役者的博弈，塑造了现代政治与社会的雏形，也埋下了世界纷争不息的种子。

本书将重温世界开始从孤立走向交融的这段历史。

目 录

总 序	001
写在前面	001
第一章 觅觎新世界:变革与出路	001
多元、外向的欧洲社会	003
洒满香料的东方乐土	011
大西洋边的新兴力量	017
第二章 初窥新世界:科学与传说	025
地球是圆的	025
逆风去远航	030
探险先行者	036
第三章 前往新世界:达·迦马	043
发现好望角	044
开辟新航路	050
第四章 前往新世界:哥伦布	058
寻找赞助人	058

发现新大陆	065
初识新大陆	078
第五章 前往新世界:麦哲伦	091
两个叛国者	092
穿越两大洋	095
绕地球一圈	102
第六章 前往新世界:更多发现	110
美洲名称由来	110
南美纵深探索	115
揭开北美面纱	128
第七章 改造新世界:血与火的洗礼	142
印第安文化的浩劫	142
殖民统治体系的建立	146
新旧世界的交流互动	151
附 录	158
大事年表	158
参考文献	161

第一章 觅觅新世界：变革与出路

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西欧算是尚不为人知的后起之秀。在十字军时代之后，它从未对东方构成威胁，相反一直是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们谋取暴利的理想主顾。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纷争不断的社会，14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和科技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悄然成型。当它把贪婪的目光重新转向东方的时候，世界格局的演变便不容抗拒地开始了。

关于欧洲人为何在1500年前后开始执著地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特别是为何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偏安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在欧洲也算是后进的国家率先发动了对世界的征服，历来引起广泛的猜测，但似乎没有哪个理由可以提供完美的解释。有很多近乎公认的说法，也被晚近的研究质疑甚至推翻。比如，过去最常见的解释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中东的扩张阻断了欧洲与东方香料贸易的传统商路，欧洲人被迫寻找新的通道前往东方。但事实上当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中期开始积极地沿西非海岸南下探险的时候，欧洲通过中东进口的香料数量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其价格也

与穆斯林世界、印度或中国相比，此时的西欧太过散乱、穷困，而且尚武好斗，文盲遍地，几乎不可理喻。

显著下降。（G.V.Scammell, *The First Imperial Age: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c.1400–1715*, Routledge, 1991, p.43.）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据利凡特商路也是在16世纪初期的事，在此之前的埃及马木路克王朝视东西方转口贸易为经济命脉，实施的是减税等鼓励贸易的政策，并未刻意阻断东西商道。到16世纪初，葡萄牙已经在印度洋站稳脚跟，为了扩大其垄断的好望角商路所带来的收益，开始扮演起阻断传统利凡特商路的角色了。（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许序雅，张忠祥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3页。）

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是另一种传统的解释。不过这种说法面临更多的挑战。一方面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概念现在有更灵活的解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时间也大大提前，而不是以前所说的萌芽于十四五世纪的西欧。由此推论，资本主义萌芽推动地理大发现也就值得推敲了。另一方面，即便从传统的资本主义概念和认识出发，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也很难建立直接的联系。被认为最早萌芽资本主义的意大利并未积极地参与地理大发现，而启动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则是资本主义萌芽最晚的西欧国家。而且，从东方和新大陆获取大量财富之后，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这也是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有力的反证。

还有一种比较时髦的解释，是从人口论的角度来着眼的。这种观点认为，15世纪初的欧洲人口迅速膨胀，已经超过了其承受能力，特别是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断绝了欧洲人在东地中海谋生的出路之后，大量的剩余人口开始寻找新的道路，前往东方。然而这一说法也经不起实证的推敲。研究发现，当葡萄牙人最初开始远航探险的时候，欧洲的人口可能还在下降，黑死病的打击使它处在长期的劳力短缺状态之中。一位造访者发现15世纪中期的葡萄牙到处抛荒，而不是充斥着急切地准备外出的移民者。（G.V. Scammell, *The First Imperial Age: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c. 1400–1715*, Routledge, 1991, p.44.）

当然也有很多传统的解释仍具有说服力,比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说。这一说法认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驱逐了摩尔人,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君主专制统治强大而有力。这种政治强力被认为是组织大规模探险活动的坚实后盾。显然这是言之有据的,如果没有亨利王子的热情组织,如果没有伊莎贝拉女王的慷慨解囊,葡萄牙很可能不会率先迈出航海事业的脚步,哥伦布也不会顺利地执行他的错误计划从而发现美洲。在新大陆和东方,探险者都打着王室的旗号,代表王室进行着占领和掠夺,也以不效忠王室为名屠杀土著,这都显示了政治支持在其中的巨大作用。不过,政治因素从来都不是最基础的根源,否则,为什么统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热衷于对外扩张,而同样统一而强大的中国明朝政府却使已然迈出的探险步伐戛然而止呢?

此外还有寻找金银说、寻找土地说、粮食不足说、航海技术成熟说、地理区位便利说、宗教狂热说,等等,这些理由应该说都有所依据,但也都无法完美地解释这场划时代的大行动。

那位西班牙征服者不加掩饰的大实话,从宗教热情、政治背景和个人私欲三个方面表白了这些探险者的内心世界,也提醒我们必须走入当时的欧洲社会内部,才能理解这些所谓世界征服者的思维方式和动机。

1520年,一位西班牙征服者在墨西哥登陆后说:“我们来到这里,是服从上帝的召唤,出于对国王的忠诚,也是为了寻找财富。”

多元、外向的欧洲社会

15世纪的欧洲,套用时髦的话说,那是“机遇

与挑战并存”。黑死病的肆虐刚刚过去，但人口锐减之后，新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正在成长；旧式的封建庄园体制随着农奴的流失而走向分解，但贵族领主们还是这个社会的绝对主导者；源自意大利半岛城市国家的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但其影响还在艰难地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欧洲西部、北部还都是礼教森严的天主教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正在成长，但领土和边界的纠纷、各国间利益的争夺与之时刻相伴，各地狼烟时起，欧洲的政治版图不断改写。在新旧力量间变革与保守的博弈中，欧洲不断塑造着其独特的品格——一种将带给世界灾难和新生的品格。

谈到欧洲人主导的新航路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人们总会拿同时代的中国进行对比。应该说当时的中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技术水平看，都更有条件率先完成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航行。但是，随着郑和向西洋航行的结束，中国也正式向大海挥手告别，把引领世界潮流的机遇让给了欧洲。这里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明帝国的大一统格局、重农抑商的立国政策、安土重迁的国民心理，还有对中国地大物博的自信和对海外四夷的轻蔑，都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理由。这些总结当然有程式化之嫌，也未必符合历史实际，比如对明清江南特别是华南的研究就越来越表明中国当时并不缺少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对外探索的勇气。不过，当时确实缺乏把中国推向西方的推动力，换句话说，中国人不愿也不必劳师远征那些蛮夷之地。

回头再看欧洲，则处处显示了与中国的这种怡然自得相反的特质，欧洲人生活的那个多元的、外向的世界，使他们几乎注定要顶着风暴启程远航。

首先，欧洲的文明自古即是在竞争的环境下成长的，强敌为邻的经历培养了弱肉强食的价值取向。

这又与中国的经历形成对照。在大漠、高山与大海为屏的东亚世界，中国历来是一强独霸，虽常有所谓夷狄来犯，甚至入据主政，但都经历了文化上的反征服，即在关键的文化观念上，都是服

膺中华文化的。这使中国人历来认为四夷之地皆为流寇，从不承认域外尚有同等的文明或政权，而且这些化外之地乏善可取，因此鲜有学习邻邦的心态，也没有走出去看看的动力。欧洲则有所不同，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其周边就时刻有其他独立的文明相伴。从波斯帝国到穆斯林世界，这些活跃在东方和南方的邻居在大多数时间内文武兴盛，无论文化、制度还是物产都是欧洲人学习、模仿或垂涎的对象。而且，这些比邻的文明一直与欧洲处于竞争或对抗当中，是与欧洲人一直相伴的现实或潜在的威胁，而欧洲在竞争中又常常处于弱者的地位，这使欧洲人历来对这些邻居又恨又爱，既敌视东方的政权和理念，又羡慕其文化和物产。因此，亚历山大式的或恺撒式的东征是其最推崇的伟绩，欧洲人准备抓住一切时机再现当年的辉煌。

其次，在欧洲内部，自罗马帝国分裂以来的漫长千年间从未有过大一统的经历，各种大小政权争奇斗艳，各地的发展方式各有千秋，相互间的争夺与分合从未停歇，这也使欧洲人缺乏和平内敛的定力。

欧洲的疆域不比中国大多少，如果除去中东欧开化较晚的大片地区，则地域更狭小。但就这么小的地盘上，却有数十个王国、公国、伯国各据一方，在意大利半岛等地还有实力强大的众多城市国家。为了争夺领土、资源和财富，各国间战争不断，疆界飘移不定。虽然这种争夺常常“师出有名”，多为基于王位继承、王族联姻等引发的争端，但表面的依法行事丝毫不能改变战场上血腥屠戮的残酷性。同时，各地封建王公的持政之道可以用“唯利是图”来概括。对内部臣民的盘剥自不必说，单举一例，中世纪欧洲流行一句话叫“司法获大利”，说的就是掌握司法权的执政者可以通过罚金、没收等方式获得大笔收入。因此欧洲发达的法律体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的财欲驱使下成长起来的，这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不再赘述。重要的是在中世纪欧洲各地政权之间的交往中，敛财也是第一要务。无论大小战争，战局一定，割

中国古代勇士们“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豪迈在欧洲是不提倡的，甚至是禁止的，因为那是自断财路。

地赔款、称臣纳贡是自不可免的，更绝的是这里到处泛滥的赎金制度。欧洲大小战争不断，骑士们自小苦练杀敌本领，可是在战场上杀谁不杀谁却大有讲究。

在中世纪欧洲，无论是战场内外，只要擒获某地的大小贵族，都可以敲诈对方大笔的赎金，如果抓到的是国王，更有可能带来天文数字的收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的狮心王理查一世被奥地利大公绑架一案。当时狮心王从十字军战场上返回，不想回到欧洲却被奥地利公爵设计俘获，交给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德国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最终英国人几乎举全国之力筹集赎金10万英镑，才使理查重返英国的土地。这还是非战场上的君子之交，要是在战场上有幸抓到一个国王，那更要大发一笔了。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的黑太子爱德华领导了著名的普瓦提埃之战，英国的长弓手威力大显，法国重装骑兵有劲使不出，最终大败，国王约翰二世和大批贵族都落入英国人手中。大鱼在手，没话说，英国人狠狠地敲了一竹杠，要了法国人50万英镑赎金，相当于英王五年的收入。（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8页。）所谓上行下效，潜移默化，这种环境使欧洲人的观念中更加对相互间的侵夺习以为常，国盛则扩张，从别人家抢点东西，没什么不好。当中世纪晚期欧洲实力渐长、以强者的身份把眼光移向外部世界的时候，可想而知，他们绝不会对任何发财的机会有什么含蓄或矜持的表达。

第三，欧洲的商业传统源远流长，是一个开放、外向的社会。